

筆記小說大觀

集

雲溪友議
唐范攄著
五總志
宋吳炯述

進步書局校印

東坡先生集卷之五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唐 范攄著

雲
溪
友
議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雲溪友議提要

唐雲溪子范攄著計凡十卷其中多載遺聞佚事若元載之出處柳棠之狂誕張籍以一詩表章朱慶餘皆唐人筆記所未載此曾列入唐代叢書中魯魚豕亥坊刻訛謬不勝枚舉若特一一校正之

雲溪友議卷第一

唐 雲溪范攄著

王僕射起再主禮闈遠邇稱揚皆以文德聿興望之也武宗皇帝詔至殿陛曰朕近見二字一男一穴莫能詳焉特詢於卿王公對曰臣於三教經典竊嘗徧覽向者二字。羣書未之見也未審天顏於何文而得周穆王傳有睿角二字經百儒宗但言古馬名不敢分於飛兔騶裏于今靡有詳之者也上笑曰知卿風儒學宗朝野偶為此二字相試非於經籍中得之遂賜金綵等乃知王公三教之中無不通曉其我唐之孔鄭乎。

李筌即中為荆南節度判官集闔外春秋十卷既成自鄙之曰常文也乃註黃帝陰符經兼成大義至禽獸之制在氣經年情然不解忽夢烏衣人引理而教之其書遂行於世僞謂玄龜食蟬黃腰服虎飛鼠斷猿狼肝齒筌後為鄧州刺史常夜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於郊市如產男女者

鶴以小便大皆得烏衣之旨筌遂通其意也

筌後為鄧州

不以貧富悉取至焉過十餘輩筌視之曰皆凡骨也重令於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慘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以為不可曰此胡雛必為國盜

古亦有然殺假惡生真矣則安祿山生於南陽異人先之知也

梁代誌公識曰兩角女子綠衣裳端坐太

行遊君王一止之月自滅亡解曰兩角女子安字也綠衣祿字也太行山也一上正字也祿山果於正月死也後李遐周識曰燕市人將盡玉關馬不歸道逢山下鬼環

上繫羅衣又曰此天下之事不可卒去是以石勒致鹿奔之兆桓玄動星光之瑞王夷甫

宋高祖非不欲早害玄勒永稱太平殺之不得耳梁武帝視太白之變而下殿奔後

愧於夷狄之主凡為大盜者必有異筌首知之知之而不可禳也

王軒少為詩寓物皆屬詠頗聞淇澳之篇遊西小江泊舟亭蘿山際題西施石曰嶺

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紗石不見浣紗人題詩畢俄見一女郎振瓊瑤扶石

筓低回而謝曰妾自吳宮還越國素衣十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為君堅

不得既為鴛鴦之會仍為恨別之詞後有蕭山郭凝素者聞王軒之遇每適於浣溪日

夕長吟屢題詩於其石上寂爾無人乃鬱悵而返進士朱澤嘲之聞者莫不嗤笑凝

素內耻無復斯遊朱詩曰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東隣效西子何

如郭素擬王軒

顏魯公為臨州內史澆風莫競文教大行康樂已來用為嘉譽也邑有楊志堅者嗜學

而居貧鄉人未之知也山妻厭其體藿不足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業

在梁詩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荆釵任意掠新髻。鸞鏡從他畫別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適。魯公按其妻曰。楊志堅素為儒學。徧覽九經。篇詠之間。風騷可擬。愚妻觀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既虛。豈遭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污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衰敗。僮僕者多。可決二十後。任自改嫁。楊志堅秀才。贈布絹各二十四匹。米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悉。江左十數年來。莫有敢棄其夫者。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遊陳穎。歲久。穎守慕其儀範。將欲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穎牧之眷。深忽不思義。而輒已諾之。遂遣家僕歸取琴書等。似無返舊之心也。或謂求道青城。訪僧衡岳。不親名宦。惟務玄虛。其妻薛媛善書畫。妙屬文。知楚材不念糟糠之情。別倚絲蘿之託。對鏡自圖其形。并詩四韻以寄之。楚材得妻真。及詩懷。慙遽有雋不疑之讓。夫婦遂偕老焉。里語曰。當時婦棄夫。今日夫離婦。若不逞丹青空房。應獨自。薛媛寫真寄夫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驚顏索寞。漸覺髻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

慎氏者。毗陵慶亭儒家之女也。三史嚴灌夫因遊彼。結姻好。同載歸。斬春經十餘秋。

無胤嗣。灌夫乃拾其過而出之。令歸二浙。慎氏慨然登舟。親戚臨流相送。乃為詩以訣灌夫。灌夫覽詩畢。悽感遂為夫婦如初。其詩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門。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雲溪子曰。曹叔妻叙東征之賦。劉伶室作誠酒之詞。以女子之所能實其罕矣。爰書薛媛之事。以是附焉。

梯歸縣繁知一。聞白樂天將過巫山。先於神女祠粉壁大書之曰。蘇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為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詞。白公觀題。悵然遽知一至。曰。歷山劉郎中禹錫。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詩於此。却而不為。罷郡經過。悉去千餘首詩。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絕唱也。而人造次不合為之。沈佺期詩曰。巫山高不極。合沓狀奇新。閭谷疑風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曙。潮滿九江春。為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王無兢詩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陽。徘徊作行雨。婉孌逐荆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霽雲無處所。臺館曉蒼蒼。李端詩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巖中。迴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渡水。樹色暮連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見楚宮。皇甫冉詩曰。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白公但吟四篇。與繁生同濟。而竟不為。故太尉李德

裕鎮渚宮。嘗謂賓侶曰。余偶欲遙賦巫山神女一詩。下句云。自從一夢高唐後。可是無人勝楚王。晝夢宵征。巫山似欲降者。如何。段記室成式曰。屈平流放湘沅。椒蘭久而不爭。卒葬江魚之腹。為曠代之悲。宋玉則招屈之魂。明君之失。恐禍及身。遂假高唐之夢。以惑襄王。非真夢也。我公作神女之詩。思神女之會。惟慮成夢。亦恐非真。李公退。慚其文。不編集於卷也。

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多奇。鄧仙客至延康。四五代為國道師。而錫紫服。洎死。自京輦歸。葬是山。是謂尸解也。然悉為丘壠。松柏相望。詞人經過。必當題詠。幾千首矣。忽有少年偶題一絕句。不言姓字。但云天嶠遊人耳。後來觀其所刺。無復為文。且鄧氏之名。因斯稍減矣。其詩曰。鶴老芝田鷄在籠。上清那與俗塵同。既言白日昇仙去。何事人間有殞宮。

鄭太穆郎中為金州刺史。致書于襄陽于司空頔。鄭書傲晚自若。似無郡吏之禮。書曰。閣下為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顛。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鑑也。太穆幼孤。二百餘口。饑凍兩京。小郡俸薄。尚為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

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為膏澤。十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需，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符載山人，遣三尺童子，齎數幅文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懸。亡何，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縱，其婢端麗，饒彼音律之能。漢南之最也。姑貧，鬻婢於連帥。連帥愛之，以類無雙。無雙即薛太保妾，至今圖畫觀之。給錢四十萬。寵盼彌深。郊思慕不已，即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其詩於座。帥觀之，令召崔生。左右莫測郊深憂悔，無處潛遁。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耶？四百十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婦同歸。至於帷幌奩匣，悉為增飾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遽命召焉。戎使君豈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伎之什也。詩曰：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為異代之所稱，豈可奪人愛姬？為己之嬉娛，以

此觀之誠可竄身於無人之地遂多以繒帛贖行以書遜謝於零陵之守焉雲漢子曰王敦驅女樂以給軍士楊素歸徐德言妻臨財莫貪於色不恡者罕矣時人用為雅談歷觀國相擬特英雄未有如于襄陽公者也

雍陶員外蜀川人也上第後稍薄於親黨其舅雲安劉敬之罷舉歸三峽素事篇章讓陶不寄書曰山近衡陽雖少鴈水連巴蜀豈無魚陶得書愧赧方有狐首之思後為簡州牧自比之謝宣城柳吳興也賓至則折挫之聞者亦怠投贄者稀得見焉忽有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員外故舊聞者以報及引進陶訶曰與公昧平生何言相識道明曰誦員外之言仰員外之德詩集中日得相見何乃昧平生也遂吟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開門賓到常推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聞吟欣狎待道明如曩昔之交君子謂雍君矜詩而好媚馮子匪藝而求知其兩違之文園豈尚邪

李相公紳督大梁日聞鎮海軍進健卒四人一曰富蒼龍二曰沈萬石三曰馮五十四曰錢子濤悉能拔擢角觝之戲既召至果然趨徑翌日於毬場內犒勞以駕車老牛筋皮為炙狀瘤魁之饌

魁酒罇也盛一斗二升多
以櫛槐榴為之或銅鑄也

坐四輩於地茵大拌令食之萬

石等三人視炙堅麗莫敢就食獨五十瞋目張口兩手捧炙如虎啖肉丞相曰真壯士也可以撲殺西胡醜夷又令試觥戲蒼龍等亦不利獨五十勝之十萬之衆為之披靡於是獨進五千蒼龍等退還本道語曰壯兒過大梁如上龍門也大梁城北門常局鎖不開開必有事公命開之騾子營騷動軍府乃悉誅之自此平秦矣李公既治淮南決吳湘之獄而持法清峻犯者無宥有嚴張之風狡吏奸豪為之斂跡然出於獨見寮佐莫敢言之李元將評事及弟仲將嘗僑寓江都李公羈旅之年每止於元將之館而叔呼焉達榮之後元將稱弟稱姪皆不悅也及為孫子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者昔居鄭圃與丞相同年之舊持遠來謁纔到客舍不意家僕與市人爭競詰其所以僕人曰宣州館驛崔巡官下其僕與市人皆抵極法令捕崔至曰昔嘗識君到此何不相見邪崔生叩頭謝曰適憇旅舍日已遲晚相公尊重非時不敢具陳卑禮伏希哀憐獲歸鄉里遂縻留服罪答服二十送過秣陵貌若死灰莫敢慟哭時人相謂曰李公宗叔翻為孫子故人忽作流囚邑客黎人懼罹不測之禍渡江過淮者日衆至吏啟曰戶口逃亡不少丞相曰汝不見淘麥乎秀者在下糠粃隨流隨流者不必報來自此一言竟無踰境者又有少年勢似疎簡曾云辛氏郎君來謁丞相於

晤對之間。未甚周至。先是白尚書寄元相公詩曰。悶勸迂辛酒。閒吟短李詩。益辛大丘度性迂嗜酒。李十二綽短而能詩。辛氏郎君即丘度之子也。因謂李公曰。小子每憶白二十二丈詩曰。悶勸嗜昔酒。閒吟廿丈詩。李公笑曰。辛大有此狂兒。吾敢不存舊乎。凡是宦族相快。辛氏子之能恠誕。丞相受侮。剛腸為之暫屈矣。又有一曹官到任。儀質頗似府公。府公見而惡之。書其狀曰。着青把笏也。請料錢。覩此形骸。足可駭嘆。左右皆竊笑焉。又宿將有過請罰。且云。具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軍門。一百也。決竟不免其櫜楚。凡所書判。多是辛然。故趨事者皆驚神破膽矣。初公赴薦。嘗以古風求知。呂光化溫謂齊員外煦及弟恭曰。吾觀李十二秀才之文。斯人必為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中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先是元相公廉察江東之日。脩龜山寺魚池。以為放生之所。戒其僧曰。勸汝諸僧好獲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厭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李公到鎮游於寺。觀元公之詩。笑曰。僧有漁罟之事。必投於鏡湖。後有犯者。堅不恕焉。復為二絕以示之。剃髮多緣是代耕。好聞人死惡人生。祇園說法無高下。爾輩何勞尚世情。汲水添池沽白蓮。十十髻鬟盡生天。凡庸不識慈悲意。自墜

江魚入九泉。忽有老僧詣謁。願以因果喻之。丞相問阿師從何處來。答云。貧道從來處來。遂決二十。曰。仕從去處去。至如浮薄賓客。莫敢候門。三教所來。俱有區別。海內服其才俊。終於相位也。李初貧。遊無錫惠山寺。累以佛經為文藁。被主藏僧毆打。故終身憾焉。後之剡川天宮精舍。見笈書。寢有老僧齋罷。見一黑蛇上剎前李樹。食其子焉。恐其遺毒。而人誤食之。徐徐驅下。蛇乃望東序而去。入李公懷中。倏忽不見。公乃驚覺。老僧謂曰。秀才睡中有所觀否。公曰。夢中上李樹。食李甚美。似有一僧相逼。及寤。乃見上人。老僧知此客非常。延歸本院。經數年而辭別赴舉。將行。贈以衣鉢之資。因諭之曰。郎君身必貴矣。然勿以僧之多尤。貽於禍難。及領會。擔僧有犯者。事無巨細。皆至極刑。惟憶無錫之時也。遂更剡川為龍宮寺。額嗟老僧已逝。為其營塔立碑。平生之脩建。只於龍宮一寺耳。雲溪子曰。蕭相國立殊勲。方明昂宿。前漢史謂鄼侯杜昂宿之精耳。杜元凱因醉吐。始見蛇形。則李公食李於龍宮。其不謬矣。

雲溪友議卷第二

唐 雲溪范攄著

房千里博士初上第遊嶺徼詩序云有進士韋滂者自南海邀趙氏而來十九歲為余妾余以鬢髮蒼黃倦於遊徙將為天水之別尚有數秋之期縱京洛風塵亦其志也趙屢對余潛然恨恨者未得偕行即泛輕舟暫為南北之夢歌陳所契詩以寄情曰鸞鳳分飛海樹秋忍聽鐘鼓越王樓只應霜月明君意緩撫搖琴送我愁山遠莫教雙淚盡鴈來空寄八行幽相如若返臨邛市畫舸朱軒萬里遊萬里橋名在蜀川房君至襄州逢許渾侍御赴弘農公番禺之命千里以情相託許具諾焉纔到府邸遣人訪之擬持新粟之給曰趙氏却從韋秀才矣許與房韋俱有布衣之分欲陳之慮傷韋義不述之似負房言素款難名為詩代報房君既聞幾有歐陽四門詹太原之喪歐陽太原亡姬之事孟簡尚書已有序述之矣渾寄房秀才詩曰春風白馬紫絲韁正值蠶娘來採桑五夜有心隨暮雨百年無節待秋霜重尋繡帶朱藤會却認羅裙碧草長為報西遊減離恨阮郎纔去嫁劉郎

劉長卿郎中因人謂前有沈宋王杜後有錢郎劉李乃曰李嘉祐郎士元焉得與予

齊稱耶。每題詩不言其姓。但言長卿而已。以海內合知之耳。然士林或見譏也。宋雍
初無今譽。及嬰贅疾。其詩名始彰。盧員外綸作擬僧之詩。僧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
州有眼作無眼之句。宋雍無眼作有眼之詩。故詩流以為四背。或云四倒。然辭意悉
為佳致。盧公詩曰。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清江上人詩曰。惟愁更漏促。
離別在明朝。劉隨州詩曰。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宋君詩曰。黃鳥不堪
愁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

武后朝。嚴安之挺之昆弟也。安之為長安戎曹。擢過京尹。至今為僚者。願得安之之
術焉。挺之則登歷臺省。亦有時名。娶裴卿之女。纔三夕。其妻夢一人。佩服金紫。美鬚
髯。曰。諸葛亮也。來為夫人兒。既姓而產。嬰孩其狀端偉。頗異常流。挺之薄其妻而愛
其子。嚴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玄英。挺之妻也。未嘗慰者。阿母何至於斯乎。母
曰。吾與汝母子也。以汝尚幼。未之知也。汝父薄行。嫌吾寢陋。枕席數宵。遂即懷汝。自
後相棄。如離婦焉。言既悽咽。武亦憤恚。候父既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鐵鉗。擊碎其首。
及挺之歸。驚愕視之。已斃矣。左右曰。小郎君戲運鐵鉗而致之。挺之呼武至曰。汝何
戲之甚邪。武曰。焉有天朝人士。厚其侍妾。因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之也。父曰。

真嚴挺之之子。而每抑遏。恐小其器耳。武年二十三。為給事黃門侍郎。明年擁旄西
蜀。累於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拾遺來醉。言曰。不謂嚴挺之有此兒也。武恚目久
之。曰。杜審言孫子。擬捋虎鬚。合坐皆笑。以彌縫之。武曰。與公等飲饌謀歡。何至於祖
考耶。房太尉瑒亦微有所忤。憂怖成疾。武母恐害損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母則
可謂賢也。然二公幾不免於虎口矣。李太白作蜀道難。乃為房杜之危也。其略曰。劍
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為狼與豺。此謂武朝避猛虎。夕
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
西望長咨嗟。杜初自作閬中行。豺狼當路。無地遊從。或謂章仇大夫兼瓊為陳拾遺
雪獄。陳冤子昂高適侍御與王江寧昌齡申冤。當時同為義士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
聞之。疑嚴武有劉焉之志。支屬刺史章彝因小瑕。武一杖殺之。後為夔外家報怨。嚴
氏遂微焉。

余以曾子回車。不入勝母之間。呂不韋有銅輪之媚。是乃曾參立孝行之名。不韋抱
淫邪之責。邇之進退者。豈以二子而臨是非乎。渚宮有李令者。自宰延安。本狡猾之
徒也。強為篇章。而干譖有歸。評事任江陵。齟齬院常懷卹士之心。李令既識歸君。累求